

王度廬著 長篇武俠

鐵騎銀瓶



王盧度著

武俠
小說

鐵
騎
銀
瓶

第二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徐春羽著	徐春羽著	徐春羽著	王素樓著	望素樓著	王度樓著	王度樓著	王度樓著	王度樓著	王度樓著	王度樓著	王度樓著	白羽著	白羽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鐵山劍客	
逃刑傳	屠沽英	碧血鴛	俠骨柔	勝字孤	夜劫孤	綺市芳	小巷嬌	紫鳳鏢	鐵騎銀	臥虎藏	劍氣珠	寶劍金	鶴驚峴	秘谷俠	大隱傳	子母金	騰爪王	武林俠	南逸叟	貞娘塔	五英雙	巴山劍

四冊	二冊	七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全書	四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十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	南京	長沙	廣州	西安	北平	漢口	青島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北京	西馬	發行	勵力	王度	實價	鐵騎銀瓶	第二集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版
	教北	漢北	民北	中街	楊梅	洪益	莘縣	山東	四馬	北京	西馬	西馬	西馬	劉彙	勵力	王度	實價	鐵騎銀瓶	第二集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版
	營路	營路	營路	營路	營路	營路	營路	營路	營路	營路	營路	營路	營路	劉彙	勵力	王度	實價	鐵騎銀瓶	第二集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版

武俠小說
鐵騎銀瓶
目次

第二集

王度盧著

第四回

憑義憤單劍驅賊衆
訪俠蹤匹馬越關山

.....一

第五回

禦羣凶長河過鳥騷
揮痛淚大漠埋仙骨

.....六〇

第六回

賽八仙森林述俠蹤
春雪瓶草原爭鐵騎

.....一二三

武俠
小說

鐵騎銀瓶

王度廬著

第四回

憑義憤單劍驅賊衆

訪俠蹤四馬越關山

韓鐵芳就冷笑了一下，心說：好辦了！遂迎上了幾步，拱一拱手，那四個人就全都下了馬，紅臉漢子手提皮鞭，邁着大步先走過來，問說：「什麼事？什麼事？」莊丁就一齊說：「這個人要見大老爺，又要見解七爺，我們問他有什麼事，他却不肯說，還直發橫！」立時，許多人的目光都聚在韓鐵芳的身上，莊中又出來了十幾個莊丁，全都拿着刀，槍，棍，棒，這個紅臉漢子却驕然跳了過去，一手就抓住了韓鐵芳的衣領，厲聲問說：「你是成心來這裏搗蛋嗎？」他用的力量極大，不但抓住了韓鐵芳的衣裳，且要摳韓鐵芳的脖子，韓鐵芳却也驕將左手抄住了他的腕子，五個手指一用力。對方的人大概受不了啦，手一發鬆，又要掄起他的那隻拳頭，韓鐵芳的右拳早已發出來，坪的一聲，正擊在這漢子的身子，這漢子的身子雖然不如一隻莽牛，可也不亞一隻笨狗，就咕咚一聲，坐在地上，身旁的十幾個莊丁，一齊發出來叫罵，刀槍齊進。韓鐵芳一面退身，一面握住了一桿槍，匹手就奪了過來，然後將槍飛抖，如一條銀蛇攔住了衆人，瞪眼說：「你們這就要鬥嗎？不如先叫戴圍王跟解判官出來！」莊丁們一看這個陣勢，有的就懼怕着

向後去退，可有的不知深淺，依然舞刀掄棍向前來逼，那邊，才由馬上下來的白面胖子，却大喝了一聲：「都住手！」韓鐵芳又向後退了一步，掖一掖衣襟，橫槍竚立，瞪目前瞧，見這胖子的一聲喝喊，立時就把一羣人的舉動全都攔住。韓鐵芳心說：「莫非此人就是戴閩王？這胖子本來像個富家翁，穿着是深灰色團龍緞子的衣裳，但他的兩隻發着賊光的眼睛，却不住向韓鐵芳打量，他的面上堆出了笑容，走前來兩步，就一拱手，說：「對不起！莊裏人都是山野的村夫，不知道什麼規矩，這位兄台請放下槍吧，有什麼話，咱二位可以談談，我就姓解，在這莊上，一半跟戴大老爺是朋友，一半給他家管事。」韓鐵芳一看此人定解七，他就驀然將槍一抖，解七嚇得變了色，趕忙向後去退。韓鐵芳却不刺解七，反向那些拿着傢伙的莊丁戮去，莊丁們又大亂，那花豹子賽青蛇男女兩個人，也一齊抄了兵刃，紅臉漢子更由道旁劈手抄了一塊大石頭，向着韓鐵芳來打，咕咚的一聲，可是沒有打着。韓鐵芳也沒有用槍傷人，他只掄起了槍桿將一個莊丁打得哎喲了一聲，彎下了腰去，他就順手搶過來那人的銅刀，然後以一隻手將長槍拋往遠處，單刀舞了個花兒，在懷中一抱，這才向解七也和顏悅色地說：「我也很對不起！我到你們貴莊來，本無惡意，因為你貴莊裏的人，先拿出來兵刃，我才不得不這樣。好了，現在只要你們貴莊上的人都不動手，我也決不傷人。咱們就心平氣和地說話吧！」那判官解七已然退出了很遠，他的臉，嚇得比原來的顏色更白。如今有花豹子和賽青蛇二人持刀在後邊保護着他，他才敢再往近來走兩步，他的臉仍然帶着笑容，就又握握手，說：「請問貴姓？」韓鐵芳說：「我姓韓！」解七笑道：「韓兄，失敬失敬！昨天您是住在南關太平

店裏嗎？」韓鐵芳點了點頭，解七又說：「我早就聽人說了，昨夜，……」回首指指他身後的兩個人，說：「這位柳兄跟柳大嫂都會在店中與韓兄領教過，今晨他們到這裏來，跟兄弟直誇獎您，很佩服您的武藝高超，今晨又有城裏來的人說，你老兄才出店門要走，就被那姓馮的老婆子攔住了，她說了戴大老爺許多壞話，其實那老婆子是有瘋病，韓兄你一想就明白，戴大老爺有這樣大的田宅，他要說什麼樣子的女子不行？再說這裏有三位太太，城裏還住着兩位，他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那能那麼荒唐？豈能霸占一個賣花樣子的媳婦呢？老兄你可千萬別上那老婆子的當！」韓鐵芳却也微微地笑，就說：「我並不是只信了馮老太太一面之辭，我也親身到他家中去看了，那馮老忠被你們打得奄奄待斃，那決不能是假，」解七說：「那是因為到莊上來攪鬧，他口出不遜，才致招惱了我們這裏的人，下的手。」

韓鐵芳又冷笑說：「我今天來到你們貴莊上可也並未攪鬧，你們貴莊上人的兇橫，我可也領教過了！」解七就變了變色。韓鐵芳又說：「我早已看出來，並且已訪查得很明白，很確實了，你們的莊主戴閣王實在是當地的一個惡霸，我韓鐵芳生平最恨這樣的人，此番我隨同我的師傅出來……。」花豹子就提刀上前來問說：「你還有師傅？請問你的尊師是那一個？他姓甚名誰？他是那一路的好漢？」韓鐵芳却擺手冷笑着說：「不必告訴你！總而言之，我姓韓的此番西來，第一是為辦理自己的私事，第二就是為剪除各地的強梁，撈救孤兒寡婦，貧困流離，及被你們這些惡奴欺負的人！說到此處，他的聲音宏亮震耳，眉毛高挑，兩目瞪起如寒星，手中的刀抬了抬，被陽光映得閃閃地發亮，他就又說：「可是，非到不得已之時，

我也決不傷人，尤其聽說你們的戴莊主，是靈寶城內劉老拳師的徒弟，窺見他在江湖上倒還沒看什麼惡名，衝他之面，我不願把此事弄大。現在你們就把那馮家的童養媳荷姑送回去，雖然你們已污辱了人家的婦女，打傷了人家的丈夫，但我也寬容你們一回，保你們無事！」解七的臉色變了半天，忽然又皺起了眉，他就說：「如果馮家的媳婦真在這裏，那到好辦，當時我就把她送出來，並且我能够跟戴大老爺翻臉，我能從此不認識他那個朋友。兄弟也學過幾年武藝，也走過江湖，打過抱不平，也作過俠義之事。可是據兄弟看，戴大老爺實在不是那樣的人，這村子也沒看見搶來人家的什麼媳婦。」韓鐵芳又冷笑著。解七說：「這樣辦吧！且請你老兄進敝莊內歇一會，稍待一待，因為戴大老爺是上酸棗山菩薩廟裏燒香去了。韓鐵芳一聽說酸棗山就十分注意。解七又說：「他燒過香之後，也許進城，也許到山前板橋村去看看他的親家，所以現在你舅找他也很難。不如請進莊裏等着，我派幾個人三處去找他。騎着馬，一定很快，管保不出半點鐘，他就能回來。那時你我當面問他，是不是有這件事？他到底把人家的媳婦藏在那裏？如果他承認了，那我立時跟他翻臉。至於你老兄想要怎樣辦，我決袖手旁觀，不幫助他！」韓鐵芳見解七說話倒還爽快，他就點頭說：「好！」當即跟隨解七走進了村中，可是韓鐵芳手中的單刀還未放下，他進村不遠抬頭就看見了戴家的大門，真是威風凜凜，兩扇朱漆的大門，門框上還描着一道金邊，當中懸着很大的一塊紅匾上寫金字像大夫門口所掛的匾似的却寫着「威鎮漢南。」兩旁有潔白如玉的很高的上馬石，並有幾顆枝葉飄拂的大柳樹，樹上拴着幾匹馬，台階也很高。韓鐵芳被解七很客氣地請進了二門，他就看見了一遍方

磚砌成的地，裏邊遠通着很深的寬大的院落。兩旁的配房全都很高大，而且窻櫺也都容搖得很是講究，廊前都擺着盆栽的各種的花木。韓鐵芳在洛陽時還沒看見過這樣講究的家宅。此時已有個莊丁跑了過去，把車屋的門開了。解七就向屋內敬讓，韓鐵芳也拱手謙虛了一下，他就提着刀進屋。一看，這裏原是三間客廳，一切的陳設皆是十分華貴，四壁掛着名人字畫，書櫥內也是琳瑯滿目，表現出是一個書香門第，那裏像是個搶奪良家婦女，毆傷無辜的鄉民，綽號爲「閻王」的惡霸家裏呢？他就先站在屋當中，向四下看了半天，見左邊還有一間套間似的屋子，有一扇木門，敞開着，可見裏面並沒有什麼埋伏。韓鐵芳就放心了，找了把向着那屋門的椅子落了座。刀就靠在椅子腿的旁邊，他先微笑了笑，然後即向解七說：「戴莊主既作過武職，家中又這樣豪富，他何必作那些事呢？」此時陪他進屋來的人除了解七和那花豹子，還有莊丁二名，他們手中的兵刀依然緊緊握着，眼睛都時時瞪着韓鐵芳的動作，也都不說話。屋門雖然關着，可是窻棧上嵌有玻璃，從玻璃向外去看，就見院中站着許多的人，個個拿着方槍棍棒，且聽得賽青蛇在院中帶着氣嚷嚷。判官解七是坐在韓鐵芳的對面，他倒永遠是很和藹的樣子，聽了韓鐵芳所問的話，他就表示出一點淡然的笑意，說：「所以馮家說他家的童養媳婦被這裏搶來的事，我不相信！實在，我與我戴大哥相交已多年，他在漢中作總鎮，那時我正在秦領一帶闖江湖，現在你老兄可以到那一帶去打聽，我解七的名字，管包還有許多人知道。後來，就因爲戴大老爺與我成了莫逆之交，才遭了別的人疑忌，把他參了，他丟掉了官兒可一點也不怪我反請我來到這裏，幫助他治理田宅。」

十年來我跟他朝夕在一塊，他的脾氣我全都知道，要說他有點粗暴，遇着小不如意的事他就要發脾氣，那倒是真的。因為子息艱難，他連納了幾房妾，也是實。不過要說他硬搶來人家的婦女，那簡直是惡意中傷，我想決沒有這樣的事，待會兒他回來，韓兄你見了他，你就曉得了。尤其近來，他時常捐錢修廟，拜佛唸經，簡直是菩薩一般，與洛陽的韓老善人差不多是一樣的有各了。」韓鐵芳一聽，臉色倒不由得一變，因為自己實在不願被人曉得是韓文佩之子，那是自己的侮辱。當下雖經解七這樣地為戴閻王辯解，可是他的心中決不稍消怒氣。解七又說了一些話，就站起身來，向他一點頭，說：「韓兄在此稍坐，我再到外面再派兩個人去叫戴大老爺當時回來。剛才去的人也許把話沒有說明白。」韓鐵芳也略略站起了身，把頭點了點，就見解七出屋去了。那花豹子又斜着眼睛了韓鐵芳一下，他就也同着那二名莊丁，捧着刀，大搖大擺地走出去了。此時解七站在院中，忽發出很大的聲音，喊着說：「都往前面去！在這裏站着幹什麼？把刀槍都拿回去！收起來！用得着這個嗎？客廳裏的韓大爺，也是一位江湖好漢，在這兒等着咱家的大老爺，也是為見面交交朋友，你們別以為人家是找咱們打架來啦！都去！叱叱！」他像趕雞似的驅逐着院中的那些人，立時脚步聲音一陣雜亂，都往前院去了。解七也往前院走着，並大聲喊問說：「戴雄！你沒有見到戴大老爺嗎？」外院似乎有人也高聲答話，但因是音和說話是聲音太雜，以致韓鐵芳未能完全聽清，只聽見是什麼「菩薩庵」，韓鐵芳不由得一陣詫異，心中猜想：莫非此時戴閻王真在那菩薩庵裏？那廟裏的老尼真不是一個好人？當下就想到那廟中去搜找，但是又怕走差了路，自己在此地路又不熟，倘若自己

往菩薩庵去，而戴閻王却又從別的地方回來，那麼就得徒勞往返，耽誤半天的工夫，自己是急於西上尋母，雖然人間不平的事情也要管，但豈可因此多耗費時間呢？他心中非常急躁，站起來，來回地走，旁邊還留下一個僕人，給他又換來了一碗茶，眼睛却時時瞪着他。韓鐵芳就問：「菩薩庵裏一共有幾個尼姑？都是好人還是壞人？你曉得嗎？」僕人連連地搖頭說：「我可不知道，我在這兒專管打掃這間客廳，外面的事我都不知道。」韓鐵芳只好不問他了，發呆地又站了一會，就推開門，走到院中去，却見有兩個人正在外院扒着屏門裏偷看偷聽，一見着韓鐵芳出屋，就齊都跑了。韓鐵芳也往外院去走，却聽見莊門外的人聲依然嘈雜，大門還有許多拿着刀槍的人站着，此時他縱使要飛出去，也怕是不能夠了。同時門外又有不斷的車輪聲音，也不知是那裏來的許多輛車，像是有什麼人要走的樣子似的。韓鐵芳不由覺得詫異，知道必是有事，而且必與自己有關，他就要急忙預備，回到客廳，才一上了台階，就見從外面跑進來一個年老的僕人，一看見他就不敢跑了，拿眼睛不住看着他，就像個賊似的溜進裏院去了，韓鐵芳也用眼瞪着他的背影漸去，然後拉開門一進屋，忽然看見那僕人，不知是什麼時候走去了。而在椅子腿旁邊立着的那口刀也沒有了蹤影，裏邊那個套間的門，剛才只是做開着，現在却關上了，韓鐵芳上前用力一推，並沒有推開，門從裏邊關得很嚴，那個僕人大概是趁着他出屋之時，就把刀拿走了，跑到裏面藏着去了。韓鐵芳向着裏面一聲冷笑，說：「你以為我沒有了兵刃，就全無能爲了嗎？我今天就是徒手來的，這口刀本就是從你們這裏奪來的，你偷去了這口刀，我還會再搶兩口刀！」他忿忿地，就轉身向四下尋找，然而這客廳裏除了

椅子凳子之外，再沒有一件可以用之抵擋刀劍的傢伙，這時忽然院中又來滿了人，隔着玻璃的刀槍光芒耀眼，並聽有女人說話之聲，韓鐵芳企着腳向外去望，見有十多個婦女全都神色慌張，往外面去了。但他不知其中有沒有那荷姑。待了一會，外面的車聲又一陣亂響，韓鐵芳才明白，他們必是先把女眷送往城裏，然後要以全力來對付自己，由此可見他們也是知道我不好惹，他們一定預備着毒辣的手段了，是決定把他莊子跟我一同拚了。此時窗外的人個個全都威風百倍，刀槍都亂掄亂抖，那花豹子並且口中大喊，說：「小子！你別忙！你等一等，油鍋這就快燒熟了，炸焦了你，我們要請客！」韓鐵芳也不言語，然而心中却甚急，先將屋門閉上，搬了一張紅木桌子頂上，外面却大笑了起來，都笑他胆怯。

其中有一個人尤其笑得厲害，說：「原來是這麼一個軟蛋包呀！解七爺也是，何必還去請余二爺呢？咱們這些個人，難道就不敢下手收拾他嗎？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呀？」韓鐵芳一看，這人就正是剛才在屋裏伺候的那個僕人，他手中的刀就正是剛才自己的那口刀，因此便知道這個套間裏一定能通到別處，不然門闕得很嚴，他是如何出去的？於是，韓鐵芳便又抄起了一把很沉重的紅木椅子，向着那門上一打，嘩啷的一聲，就將門裏的插關打開了，他就手提着椅子走進了套間，只見屋中設有一份牀帳，而那帳子的後面撩起，就有一扇後窗，還在微微地扇動着。韓鐵芳提着椅子跳上了牀，將椅子先擄凡窺去，又聽外面嘩啷的一聲，而這時牀底下也響，他急忙回頭，却見有一人自牀底下爬出來，掄刀向他的背後砍來，韓鐵芳的左脚一轉，右腳踢去，正踢在這人的腕子上，這人的刀便飛去了，噹啷的一聲落在地上，韓鐵芳就趁勢往

下一撲，那人又掄拳來打，韓鐵芳却又一手抄住他的腕子，一手掄拳打去，坪的一聲，這個人就應拳暈倒在地。韓鐵芳跳了一步，就將刀拾起，然而這時外面已有幾個人將門打開，一齊進來了，刀槍齊進，韓鐵芳冷笑着舞刀應付了幾下，又跳到牀上，外屋的人愈進來愈多，屋子太狹，韓鐵芳的刀也掄不開，他就一腳將後窗踢開，身向窗外跳去，却不料這院裏原來也有許多人正在等候，立時十幾桿槍幾口刀一齊逼來，房上且有人大聲地喝喊，圍着他的人就一齊向旁去閃。房上却伏着四個人，持着四把弩弓；弩箭如蝗一般搜搜射下，韓鐵芳運用着刀法，一連撥落了幾十枝箭，而屋裏的人也都由後窗鑽出來，連同着院裏的十幾個又刀槍齊上，一齊圍住了韓鐵芳，韓鐵芳的一口刀上下翻飛，身子前躡後越，左轉右挪，與這些人殺成了一團，房上那四個人恐怕傷着了他們自己的人，倒也不再放箭了。也都提着刀順着牆扒下來過來幫助。韓鐵芳是越殺越勇，一連被他砍傷了四五個人。這院子本來很大，前院裏人也都湧往這裏來了，一共約三十幾個人，個個手中都有兵刃，但是除了賽青蛇與花豹子之外，其餘的人的武藝不單不高，簡直可以說是不会，先前他們還都有些勇氣，亂砍亂刺，如今他們的夥伴死傷了幾個人，血色嚇破了他們的胆，韓鐵芳手中的刀光攪亂了他們的眼睛，他們倒不敢向前了，都在六七步之外，空搖晃着手中的兵刃，嘴裏空嚷嚷着，空喊罵着。只有花豹子賽青蛇還將將能够應付得住，然而又十來合之後，賽青蛇也哎喲的一聲叫，狠地罵了一聲，跳到了一旁，她的葱心綠色的小襖兒，胳膊上已浸出了血色。此時外面又有幾個人進來，有一人像霹靂似的喊道：「都閃開！我來會會韓鐵芳！」韓鐵芳也向旁一跳，收住了刀勢，心裏十分詫異。

，想着這裏如何有人知曉我的名字？他抬頭一看，就見由外面進來的是五個人，都是身材特別高的大漢，其中就有判官解七，解七的身後一人，有黑鬍子，身穿閃閃發光的一件緞子給袍，大襟掀起袖子也挽上，這人的年紀約有五十歲，從氣派上看，及衆人對他的敬畏的眼光來看，就可以知是這裏的莊主戴閻王，當下一場紛亂的廝殺忽然停止，戴閻王在許多人提刀持槍保護之下，走了過來，相距約有兩丈遠，戴閻王就止住了步，怒目視着韓鐵芳，他厲聲說：「我認識你！你是洛陽城的韓大相公，最近你很出名，在洛陽城保護娼寮，打傷了獨角牛，你的爸爸死了，你又罰盡了家資出來，闖蕩江湖。我聽說你的武藝還可以，西路上現在有許多豪傑，都正想要會你呢！你今天若是好意來見我，我還可以跟你交一交，有我姓戴的照拂你，管保你在西路上少吃一點虧。」他才說到了這裏，韓鐵芳就拿刀一指，止住了他，厲聲說：「你不要說了！你既然知道了我的來歷，那很好，你也可以因此明白，我來此並非爲慕你的名聲，或是要藉你的財勢。我今天來找你，只是爲馮家童養媳失蹤之事，究竟你搶了來是藏在那裏，你快些實說，快些給送出來，我還可以不深究。否則我韓鐵芳就要爲本地剪除你這個惡霸，絲毫不容情！」戴閻王把臉沉得更爲可怕，冷笑着說：「好！好！好！既然你說到了這裏，我要不承認，也許顯得我怕你，跟你實說，馮家的童養媳確實已成了我的人。」

她現在是一步登天，她非常的高興，我也很寵愛她。現在我把她安置在一個很舒服穩妥的地方，你要想找到她，可是不能夠。今天我也知道你不肯干休，你是初生的犢兒不怕虎，我也知道你是想在我這裏鬧一鬧

，你好因此出名，就把西路的豪傑都能鎮住了。其實，你才鎔打了主意，得罪了我不但叫你西路難通，還得，簡直今天你就休想離開此地，除了你現在就擄刀跪下求饒，我還許念你年輕……」他說到這裏，韓鐵芳一躍上前，掄刀說：「你就不用多費話了，今天你若交不出馮家的童養媳，我們就且較量較量，我要看你作過總鎮的人，到底有多大的勢力，竟敢強搶民女，我還會會你手下的那些雞鳴狗盜！」他撲了上來，戴闔王却不住的向後去退，他身後有兩個大漢一齊舞刀過來，說：「小子你別逞強！現在就叫你死無葬身之地！」兩口刀寒光閃閃向韓鐵芳來砍，韓鐵芳噙的磕開了一口刀，另一口才削過來，也被他閃開。他本來學的劍如今刀代劍用，自然不大合手，然而他的力氣十分充足，對方雖有兩個人，但他毫不放在眼裏。又數合，花豹子也上前來了，那兩個人的刀舞得更兇，雖然三個戰一個，仍是不能獲勝，那邊戴莊主拿着一桿大槍，喝令衆人一齊上手。有了大老爺的吩咐，於是那些個莊丁們又都振起了勇氣，就刀槍齊上，將韓鐵芳團團包圍住了，韓鐵芳一看情勢不好，自己爭鬥了半天，掄刀不下數百回，手腕都覺得發酸了。他咬着牙，自己也不知自己的樣子是多麼兇了，剛刀又速揮，砍傷了五六個人，他就殺出了一條血路戴闔王大喊一聲：「休放他走了！」韓鐵芳已如狸貓似的，一聳身上房，房上早有兩個人在等着，他一上來，弩箭連珠一般的射來，幸仗韓鐵芳腰腿伶便，手疾眼快，不等箭近身來，他就早已躲開，脚步連跳，就飛下了房，又到了前院裏，此時倒是沒有人，但是房上的弩箭不住向下來射，那後院裏的一千人衆也一齊吶喊着追了出來。韓鐵芳疾忙跑到最前院，這裏有兩個拿着刀的莊丁，但是一見韓鐵芳出來，他們反倒齊

都跑到屋裏去了。大門已關，院牆又高，後面追的人趕來了，尤其是那戴閹王那霹雷似的嗓子喊道：「誰要把他捉住，我就賞他一百兩銀子！」韓鐵芳跳牆既然不成，要回身迎戰，却又感覺得自己寡不敵衆。正在着急，忽然看見西邊有一個夾道，他就急忙往那邊去跑，那邊却又轉往後院去了，一連進了兩層院子，就來到了一個土院子內。見這裏種着許多菜蔬，菜花開得跟一片金似的。有一眼井，四五個年半老的僕婦，還有一個十四五歲的丫頭，在這裏打水的，澆菜的，採菜上的蟲子的，熙熙樂樂的彷彿是另一個世界，她們似並不知道隔着兩三個院子，那邊剛才就有一場兇殺，但是，一見闖進來這麼一個男子，而且滿頭的汗，手提着染着血的剛刀，她們可也就都嚇了一跳，且有個僕婦扔了轆轤把，柳罐咕嚕嚕的墜到井裏去了，她張着手驚呼道：「哎喲！……」韓鐵芳趕緊擺手說：「不要怕！我也是這莊裏的，解七爺叫來問問，馮家那媳婦走了沒有？」僕婦跟丫環們這才綏過點顏色來，一個僕婦就說：「剛才都一塊兒走嘍，現在就馮了我們這幾個人啦！」那丫環在旁辯正着說：「什麼呀？他問的是賣花樣子的那馮家的媳婦，不是問的馮媽。」韓鐵芳點頭說，「對了！我問的就是那名叫荷姑的，被咱們莊主搶來的那個女子。」丫環說：「他不是來了就罵，就哭，招惱了咱們的大老爺嗎？昨天她在漸漸好了一點，給她送去的飯，他也吃了，可是今天一清早，也不知是因爲什麼，忽然大老爺派了人，連拉連扯又把她送走啦！」韓鐵芳趕緊進一步問：「送往哪裏去了？」丫環的神色漸漸現出了驕疑說：「大概是送到菩薩庵去了吧？因爲她哭着鬧着說要去當尼姑嗎！」旁邊的僕婦都指着他說：「你多嘴！」前院的吶喊之聲又漸漸地真切，韓鐵芳知道是那此人

將要搜到了這裏。他覺得若站在這裏不走，又將免不掉一場兇殺。看看這菜園子是在莊院之外。

雖然有小門通着裏邊，但這裏的牆却是很矮，韓鐵芳就提着刀跳過了牆，又把那幾個僕婦嚇得直叫，這短牆之外，依然算是村裏，人家稀疏，犬聲時聞，田裏有人在種地，雖然他由牆裏跳出來的時候，沒有人注意，可是現在他掖着衣襟，挽着袖子，手提着鋼刀沿着小徑很快地往南去走，田裏的人可就都有些發毛，都直着眼睛扭着頭望着他。大概是因爲看他提着刀還不足爲奇，戴家莊的莊丁掄刀弄捧是常事，而最奇怪的是大家都不認識他，而且他這樣英俊的人，實在是惹人注意，真比大姑娘還長得清秀。可是他那滿面的煞氣，却真嚇人。這時日已過午，天氣更暖，韓鐵芳的裏衣已爲汗所濕透，他又沒有脫掉了長衣抗在肩頭去走的那樣習慣，他不願再與戴家莊的人作無謂之爭，目的是代馮家找尋荷姑，他由於剛在莊裏的許多人露出的話來猜測，覺得十分之八九那荷姑是在菩薩廟裏了。眼前一脉焦黃色的山巔，雖然不太高，然而形勢却顯得那麼兇惡，天空有幾隻獍獍的鷹鷄，正在飛盤着，韓鐵芳很快地向前行走，走出一里多地，回頭一看，就見戴家莊的人已然追趕下來了。韓鐵芳雖然不願意被他們趕上，又徒事爭鬥，但是也不願急速地跑，顯出來自己懦弱無能。便仍然不急不緩地走着，走了又約二里，回頭再看時，那些人却又沒有了蹤影，不知都回去了，還是轉向別的條路上去了他走了多時，便來到了山下，向上一看，這座山雖名爲酸棗山，其實不要說是酸棗樹，就連一顆旁的樹也沒有。童山濯濯，草都很少很短，可是有一匹馬在山坡上低着頭噉地，這匹馬是黑色的，這種顏色在馬中最不值錢，但是頗多良駒。韓鐵芳一看這匹馬，雖然很